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十

桐城方　苞著

余　[illegible]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非與聞乎故者也而書即位何以別於桓

宣也。桓宣得自爲正者也。昭公之立。則政在季氏久矣。子之生殺由之。公之廢置由之。季氏使行即位之禮。則即位矣。使公即位。正所以示子非故卒也。桓之立。翬爲逆女於齊。宣之立。遂爲逆女於齊。即君臣同惡可知矣。昭之立。肯朝於晉而不得達。而季孫實私焉。即政在季氏。惡由季氏。而公不與羿人同心可知矣。子卒之地及葬既可削以見義。使并削昭公之即位。則子野不以正終。昭公不與聞乎。故其義不益顯乎經

有特文以見義而未嘗沒事之實也薨卒未有無其地者君薨子卒未有不葬者故可削以見義也若卽位而削之則與未行卽位之禮者無別矣卒而不地葬而不書已足見子之非正終矣如削公之卽位不惟失事之實而季氏悖逆飾詐公崎嶇不得自由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宋虢二會先晉皆舊史之文也簡王以喪宴輩

朔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楚先於晉晉人恥之故諸國之史承其意而爲之諱也若以爲筆削之旨則前此有蜀之盟後此有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爲主曷爲獨於宋虢易之乎且王師之敗績不諱魯君之朝楚不諱而諱楚人之先晉亦傎矣。孔氏穎達曰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彰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乃舊史書公子而仲尼因之也

三月取鄆

事與歸父伐邾取繹同而書法異李氏廉歷辨先儒之失而謂書伐莒是以討賊與魯故不書伐而書取似矣而實非也使書伐莒取鄆亦足以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攘奪之實矣葢繹本邾邑魯人固曰吾取之邾也鄆本附庸魯嘗城之而其後為莒所得魯人固曰吾取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舊史本無伐莒之文孔子豈得而益之哉鄆雖附庸為莒邑久矣不書伐莒則與取

小國何以別乎其為莒邑已前見矣乘亂而襲

據其地不用大師故不書某帥師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悼公之霸也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平公甘棄
前緒使天下諸侯南鄉而朝楚乃復有事於羣
狄蓋緣諸卿皆有厚自封殖化家爲國之心故
爭勸其君棄遠歛而逐近利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馮荆南曰去疾非正也而以名繫國何也突與赤之入其支皆有所承雖不繫國而知爲曹鄭之公子去疾之入也支無所承不繫莒則不知爲何人也○胡傳去疾何以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非也果爾則當書公子以見義矣春秋於兄弟爭國者皆不稱公子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惟楚比稱公子以楚圍定位已十餘年故從大夫弑君之常辭棄疾稱公子則見其以公子爭國非能討

賊耳。比右尹棄疾縣公本大夫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以名繫國當承國也不稱爵舊史承告辭也胡傳謂爲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故不稱爵非也楚商臣蔡般身爲大逆而稱爵鄭忽曹羈承嗣無變而不稱爵則其說不可通矣蓋衛朔鄭突君國已數年又魯軌所助其奔也必自告之故舊史承赴而書爵也若鄭忽則與魯惡曹羈展輿倉卒出奔其奔也必突赤去疾告之

豈肯稱爵稱世子哉鄭忽之立五月曹羈之立九月展輿之立八月國方內亂異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然則何以知其爲正也告終必稱嗣且忽羈展輿承國於內而突赤去疾自外入而與之爭則不問而知其爲正矣然則展輿無罪乎居位而不能討賊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其以名繫國程子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亦非也不以名繫國遂可見諸侯之不與其

立乎鄭突之立諸侯助之而名不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李氏廉謂不書莒無以見其已立亦非也書莒亦無以見其已立也齊小白方入而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蓋展輿之不能討賊與本當承國義不相掩苟名不繫國則疑於庶孽之爭立者不足以發不能討賊之義而徒亂名實義無所取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季孫自取鄆他人莫敢有也而使叔弓疆之蓋

叔弓敵卿至是視季氏猶君而甘爲之役矣

王氏樵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因莒亂出其不意而取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

葬我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子麇鄭伯髠頑齊侯陽生皆魯史承赴告書卒雖傳聞以弒而無所據以易之者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末年如楚歸懼季氏之逼幾不敢入君臣瑕釁已開子又離喪所而暴卒於季氏之家雖其事甚秘邪人鄰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埥懦而立之未必非懼討也然其生十九年矣亥知其如晉不相訴也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

納季孫情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貪季氏之姦無以爲辭而託於少姜之非嫡也昭君初立而朝霸主故事也傳亦未載公如晉弔胡乃以少姜爲辭哉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項氏安世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爲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預曰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三桓威重近魯小侯深與相結引爲同列故特厚焉而使卿會其葬然三桓不肯親也故叔弓承事焉○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凡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不可以無別也、

以衞侯朔鄭伯突例之。北燕伯欵之名必此類
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徐稱子淮夷不殊會皆舊史之文也蓋楚徐班
也。楚以爵稱徐自不得以號舉。楚合諸侯而淮
夷來會非楚率諸侯以會淮夷也安得以殊會
爲文哉胡傳未得其義

楚人執徐子

　楊氏士勛曰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釋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徐子吳出疑其貳於吳而執之故伐吳徐不與

也

執齊慶封殺之

　執徐子再舉楚人殺慶封不再舉楚人何也稱

　楚人則與殺夏徵舒同文弒君者崔杼慶封亡

大夫耳不可比於亂賊也凡書執者皆不殺者也執而殺可以不書執而特書執者以齊人而執之於吳也書執而用楚子則與晉侯執曹伯同文故蒙上文而第書執齊慶封殺之也穀梁傳慶封不爲靈王服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

啖氏助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

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九月取鄫

義與取鄆同不嫌與取鄟取邿同文者、莒人滅鄫與鄆爲莒邑已見於經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毀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盡公徒爲中軍故毀之而謂入於三家也昭公不忍季氏之訴季氏必微窺之故舍中軍使無尺土一民雖懷憤而不能逞也四分公室二子各一而共爲一軍力常不足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爲屬役而不能抗也。魯三家所以不爲齊田氏晉六卿者以中軍既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君特寄焉以爲無害而姑舍之晉地大分之猶爲強國魯地小若三家各爲一國則不足

以禦四鄰恐大國借以爲討而并兼之故留其君以爲贄旅而朝會帥師危苦困辱之地皆使君往蓋魯君轉供大夫之職也○哀公時公數帥師蓋三家之兵使公將之事畢則各反其所隸猶魯盛時公室之兵使大夫將而事畢仍歸於公耳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中軍舍矣公雖恨於季氏無可如何是以聽其

如晉而不之阻又取鄆取鄟莒人屢訴於晉而以公試也公幾見止涉三時而後歸季氏之陵逼搆陷其君自昭公在國已然不待陽州之孫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不書莒人來伐何也逆而擊之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胡傳以徐越稱人爲進非也當是時天下諸侯皆服屬於楚故舊史一稟楚之告辭非大義所關則孔子仍而不革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南北分霸諸侯尤畏楚而秦楚之上交也故魯至是始會葬焉

夏季孫宿如晉

據左傳往年公如晉晉侯謂公善於禮宿懼公與晉侯之相得也故如晉自託而比於下隸以曲媚焉蓋晉諸臣黨季氏舊矣季孫取鄆鄆而執昭公無以服諸侯故范鞅以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躬拜莒田以自脫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楚虔暴詐申之會魯辭不與故三桓懼往見執辱而使叔弓試焉羣儒乃爭以附楚責昭公蔽於理而失其情實矣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蔽

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見復必矣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左氏所傳誤也齊侯果受賂而與燕盟不應復納欵蓋伐未得志故復有高偃之師耳

三月公如楚

吳楚之深讐也公方結婚於吳而迫公如楚季孫之心蓋望公之往而不返也列國之君衆矣而蘧啓彊獨言能得魯侯亦料列國之君行止尚能自主惟魯數世皆制於強臣三桓奪其君

之地與民惡聲遠播聞慶封之誅恐楚借以爲名而伐執之聞楚之召自當追其君以出耳楚不以婚吳罪公亦灼知公欲借吳以抗季氏而非敢抗楚耳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所殺世子也不得從兩下相殺之例不稱弒陳侯未卒不二尊也不書陳人義在目其人也書陳人則不見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矣故會號放越皆稱公子此獨稱弟穀梁所謂盡其親以惡招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胡傳高氏閔謂留立而溺縊非也若溺在而留

立爲君使溺恚而自殺則弑父與君罪甚於楚公子比矣蓋溺昏庸徒以私愛屬留於招而未嘗有殺偃師之意一旦廢疾見招殺其長子故憂恚自殺耳胡氏高氏蓋據左傳殺偃師而立留之文不知左氏所稱立爲世子耳留之奔也書公子則未立爲君可知矣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其不日陳留何也奔而以名繫國則與鄭忽曹羈同文疑於世子偃師既死羣公子爭立而留爲世子之母弟矣惟稱公子然後知其爲招所欲援以代世子之公子而懼楚以奔也

秋蒐于紅

非常所也杜氏預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殺偃師目招殺過稱陳人何也過與招同罪若

書招殺則疑與招異心且同於棄疾殺比之文矣書國殺則陳無君書陳人殺其公子過則與公子留相混而不知誰爲將立者故特加大夫以別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楚子在軍明矣而滅陳稱楚師何也左傳載棄疾帥師圍陳蓋陳既

滅而後楚子至耳也其不書棄疾帥師滅陳何也執招殺負非棄疾所得專也若滅陳目棄疾而執招殺負更舉楚子或更舉楚人則義無所取而習其讀者疑於得討亂之義矣里克甯喜弒君者也晉衞不以其罪討則爲殺其大夫而已招殺世子者也楚靈懷惡不足以爲討則爲執陳公子而已

葬陳哀公

其不書楚子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異者紀侯

去國無齊滅紀之文必書齊侯然後知紀并於齊也上書楚師滅陳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楚人葬之不待言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氏傅良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會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胡傳楚已滅陳夷於屬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

叔弓與楚子會于陳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公穀二傳以爲存陳非也災作於陳地不書陳災庸得爲楚災乎志災閔其人之變也若謂國亡其災當削而不志而不削爲存陳尤非義所安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季氏奪其君之地與民而姑以是豢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成襄以後每大出師則並舉諸卿散辭也不屬於君而無所統也毀中軍則止二軍矣而三卿將何也叔孫孟孫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肯相下故並書於册也左傳淸之戰季孫爲左師孟叔爲右師故知孟叔共爲一軍也 項氏安世曰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 陳氏傅良謂鞌之戰四卿並書蓋

二軍之將佐今舍中軍矣曷爲三卿並將蓋叔
弓佐意如而叔婼居守似亦可通但佐意如則
不宜序仲孫之上且師役勞費肯令叔孫獨免
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弑父與君之賊也楚虔志在呑蔡則爲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而已蔡魯同姓也楚子誘殺其君故魯人惡而名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之滅也左傳稱棄疾圍陳而經不書何也奉孫吳以討其滅也速未嘗告圍故第書滅也蔡則城守三時而請救於諸侯則以圍告必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以爲娣齊歸也有因公母與夫人並書薨葬

而預書夫人之娶以別之者矣未有志公母之薨葬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歷襄昭定哀未嘗別見襄夫人之薨以此知齊歸之爲嫡也

大蒐于比蒲

左傳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自宋虢以後

晉日偷安楚益肆暴諸侯皆屬服於楚孰敢枝梧弭兵之禍遂至於此然使晉有英君良臣乘楚惡之貫盈因諸侯之憤懼聯義師以遏楚鋒未嘗非興霸之一會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也既書滅蔡又書執蔡世子有者

世子無降伏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未暇立乎其位也父母之讐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禽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蘇氏轍曰蔡侯死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没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

稱世子固其宜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家氏鉉翁謂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惟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是內不受之辭非也朔不言納承王人救衛之後而書公及齊人宋人陳人蔡人納衛侯朔於衛非義所安也故第書朔入而已頓子不言奔奔時赴告未及也苟蒯聵之納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自有者乎書納某於某

地者難辭也言拒於強臣逆子而不得遂反其國也歟之納不名正也與衞侯之入夷儀同

呂氏大圭曰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傳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蓋魯君至晉而不問取鄆之故則無以服莒季孫取鄆而罪魯君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晉之強家惟季孫是聽而其君若罔聞知分晉之勢至是已成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晉之有事於諸狄也數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其將者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晉有是事而已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叛而後圍之而不書叛何也是時尺地一民皆非公室所有南蒯侯犯陽虎叛季孫叔孫非叛公也三桓竊國若家臣以叛書則本末名實紊矣故削而不書然書圍則叛可知矣季氏之

私邑而使卿帥師以圍之叔弓亦安爲之屬矣。

。家氏鉉翁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彊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舊說皆謂比無弑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弑非也書歸而不書入易辭耳既加以弑書歸何足以見其非弑乎謀國者棄疾以計殺虔者棄疾而

歸獄於比何也倡亂謀弒者實比非棄疾也使比之歸本無弒心而爲棄疾所脅則當書楚公子棄疾弒其君虔于乾谿立公子比比雖不能守節罪輕於主謀操刃者不宜釋棄疾而歸獄於比也蓋觀從以棄疾之命召二子比順其謀而歸晉人皆知其覬國而欲弒舊君及郊知棄疾實不與謀又與觀從盟而入襲蔡是其處心積慮成於弒也棄疾方食見比而逃是本無亂謀而後乃爲比所脅也非棄疾則入楚弒虔之

謀不成非比啓釁則棄疾之亂謀不生安得不歸獄於比哉觀齊荼之弑目陳乞而不目陽生則比之爲弑明矣弑君未有言其地者其曰于乾谿何也蒙上楚子伐徐之文也。史記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春秋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史記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知氏趙簡子攻之春秋書曰晉荀寅士射吉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觀此類可見筆削之

旨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目棄疾者義繫於稱名也以是爲公子之相殺而非能討賊也使書楚人則棄疾之姦心隱矣卽於比去公子亦疑於棄疾得討賊之義矣　穀梁注若以嫌代當書楚棄疾殺公子比非也書楚棄疾則似異姓大夫而義近於討賊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不合諸侯久矣以楚有弑君之難故復爲是會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季孫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之執則不得不書公不與盟胡傳謂以得不與盟爲幸故直書不隱誤矣沙隨平邱公在而執季孫晉人知執公不足爲輕重也晉舍季孫竊國分民之大罪徒

以邾莒之不共而執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歸之故不得爲霸討

公至自會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之滅久矣而盧吳稱爵何也楚既立爲君而後復之不得稱公孫而爲楚所立又不可著於册書則但以爵舉可矣其不稱復歸何也身君其國而去之然後可稱復歸盧吳非身失國也其不言自楚何也自某國歸者其國尚存之

辭也陳蔡之不國久矣有不復之勢則書復歸其國旣亡乃不書復歸何也亡則無復道矣非其國尚存而有不復之勢之比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以弒父與君之賊而錄其葬志魯之昧於大義而偏厚於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胡傳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

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

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孫氏覺曰公穀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謂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眜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胡傳曾子問
君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及大臣
者是祭而去樂不可也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大
臣莅事而卒於其所則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
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
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可也常
事不書此記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意如前見執故使公往朝而往果見止意如之惡極矣莒訴季孫晉人不能正其罪而數辱公蓋晉之强家誣上行私而不可以情理喻晉君亦不能自爲正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李氏廉曰此爲晉霸既衰齊景公爭霸之始事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彊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耶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昭公之如晉三不達兩幾見執皆季孫爲之也左傳十七年日食叔孫昭子已知其有異志世徒見登臺之請以爲公實始禍而不知季氏之圖公久矣其阻公於晉懼公之訴也其或聽公之往而不阻會晉之怒也公內則困於強臣外則蔽於霸國無可爲謀而胡傳及諸儒交口而責公之自暴棄可謂不察其情矣考昭公行事自娶吳而外實未見其有大惡也凡傳所載皆季氏之誣辭耳謂齊歸之喪不戚而記有之喪

慈母自魯昭公始乃獨忍於所生乎謂公之孫也國人如釋重負世有民食於他無尺土一民而能爲國人之害者乎傳者不辨其誣諸儒又承其謬枉甚矣○汪氏克寛曰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意如會執於晉乃親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蓋覇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陳氏傅良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以楚及吳與河曲異文楚稱人而吳號舉蓋自

宋虢以來。諸侯奉楚爲盟主矣。而昭公娶於吳。季氏惡之。故舊史尊楚而卑吳。仲尼因之以徵事實考時變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李光地曰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未嘗立乎其位楚每假討亂之義以屬諸侯許遷白羽實近於楚而楚不討恐三傳所傳亦未可盡廢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傳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奔未存言所自者此其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天下之大夫其有邑與民者皆自擅而不屬於公故能專其邑未有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未有不脅其君者會待放於私邑君無赦命而出奔不惟非宋辰華向之比與臧孫紇據邑以要君者亦不可

同年而語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曰賤者窮諸盜先儒因謂齊豹已奪司寇非卿或謂歸獄於宗魯皆非也果爾則書衛人可矣其曰盜陰賊而無主名也縶不稱公子而曰衛侯之兄何也弱足而居則無位可知矣且縶多行無禮以其爲衛侯之兄而不知實所以自賊衛侯之縱縶自以爲厚其兄而不知實所以殺之也左傳載齊豹作難或賊由齊氏懼

討而後爲亂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據左傳公子城等八人奔鄭不書非卿也○陳氏傅良曰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於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

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傳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其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汪氏克寬曰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汪氏克寛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與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陳氏傅良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
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書
奔譏逸賊也書奔猶可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大蒐于昌間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
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非也狩於郎

目公公之私行也若蒐則國政無取於書公桓六年秋大閱莊八年春治兵皆不書公以是知蒐不書公乃國史之常法也昭公之篇數書蒐蓋中軍既毀三桓擅國不獨軍制變而蒐狩之地亦惟其所便而不主故常也若書公蒐於某則似公之私行而非其事之實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凡禍變皆直書其事此虛言王室亂何也不言王室亂則劉單以王出不知其事之端而疑於大惡矣。呂氏大圭曰言京師則遍乎上下言王室則父子兄弟自亂之耳。汪氏克寬曰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敬王居狄泉入成周亦劉單左右之而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於義爲可於辭爲順也以

天王則疑於大惡矣且王猛時尚未知誰爲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劉單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於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著歸心者不獨劉單矣猛名而劉單稱子何也君前臣名之義非所施於史册也子朝爭立則猛不得不名若劉單稱名則疑於有重貶矣故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也公穀二傳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謂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汪氏謂責劉單太專皆非也猛得劉單而後能出入非書以無以見事實於

事爲變而義非逆也。劉氏敞曰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曾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大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

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矣
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以能廢立之也
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
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
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
以免於貶矣而以書以文致其罪豈春秋之功
罪若是其倒置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稱以所以見情實善惡則存乎其事如劉單以

王猛居皇入王城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

舉安得以爲不善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生而稱王不稱王子者別於王子朝也卒而

稱王子者未踰年也不言崩未即位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據之地書圍郊則知晉不黨於子朝矣稱人將卑師少也以實屬辭而晉之怠於勤王亦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先儒多謂東國即朱朱誤東脫國字非也奔君卒於異國不宜復見於冊書必蔡之新君朝楚而卒故赴告及魯耳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胡傳郊公出入不書微之非也古者敵國不廢喪紀殺公子爲變事故莒魯雖惡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尙來告及魯不會葬則莒人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也至是庚輿來奔則怨嫌益深而郊公之入不告又可知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與吳搆怨者楚也未有諸國自與吳爭而楚不與者左傳楚師大奔而經不書何也吳以詐敗

諸國而楚則全師而退也。以傳考之蓋楚令尹死師憯羣帥爭寵邀功故迫諸國共出陣而心實畏吳故陣而不戰是以諸國敗奔楚轉得全師以逍胡沈陳受禍尤烈以爭吳誘卒故爲吳所乘吳光所謂狂與頑也頓蔡許疾楚政本無鬭心止奔以求脫耳經總序六國之敗而不書楚詳著胡沈二君之滅陳大夫之獲然後有以發人之疑而循數推理以求其情事若書吳敗楚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則似楚人主戰諸國從

之而非其實矣滅者陣沒而未爲吳獲也左氏以書滅別於獲爲君臣之辭非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猛稱王匄稱天王而朝稱王子則立之爲尹氏之私明矣其稱尹氏舊史之文也世執周政周人稱爲尹氏而列國之史亦因之穀梁傳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劉氏敞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巳僭位號猶

稱王子言莫之君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所以別於無疾而不得入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致獨以氏義無所取公羊傳文衍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之滅巢以復君父之讎與他滅國異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稱舍如宋為意如逆婦意如至是泰然以國君自處而二家亦甘為之役矣經不書其事本末登册書也若舊史有之當從葬原仲之例而特書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

有鸜鵒來巢

公羊傳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君之孫外諸侯之奔皆不言逐之者所謂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任氏公輔曰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耳○李氏廉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外諸侯有事於境內而卒者必多矣惟宋公佐書卒地者爲魯故

道卒故赴告及之也宋公身困於強臣故雖與意如有連而值公宋公爲公故如晉而道卒故意如自謂得天之祐特著册書播揚於衆以示人莫能害而孔子因之以發疑端而徵意如之惡焉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書齊侯取鄆是公已絶於魯非也後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則不忍絶公於魯明矣爲公取則公必同役而第書齊取者鄆魯地不得書公

取且傷周公封畧盡爲叛臣所據雖邊境小邑非假鄰國威力公亦不得而居之也凡外取邑皆稱人獨此書齊侯以是知書人者以爲亂世相攘奪之事也或曰齊侯命以鄆居公不用師徒故無伐圍之文而第書取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汪氏克寛曰昭公在外而會於宋晉鄭曹滕薛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取鄆以居公則無意於納公明矣使晉能討諸侯之亂則六卿不能分晉齊能正季氏之罪則田氏不能簒齊惜乎諸君之迷而不寤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孫氏覺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夏公圍成

獨書公圍齊無戰心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晉霸衰而離會參盟復作之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會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或疑荀躒謂意如子姑歸祭昭公未必以主出不如意如亂臣何難更作主凡此類皆莫之辨也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胡傳曰成周離黍降爲國風之意非也王畿之內皆可曰京師王居狄泉本畿內地至是子朝衆敗始得入于成周不得泛稱京師耳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不曰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而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與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出奔屬辭異者著三族怙亂之罪也劉單稱子召

毛稱伯皆非爵也自王臣列於諸侯之會盟特稱子以尊異之而於王都亦稱子矣有事赴告於諸侯亦稱子矣召毛從逆事敗而出亡故舊史仍其恒稱而書行次耳尹固不稱名蓋舉族以行而赴告本稱氏也。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爲褒在尹召爲誅。左傳召氏之族疑尹誤召也召伯盈既改圖逐子朝而逆王從朝者獨召伯奐耳召氏何故以族行杜預乃據傳以疑經謬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舊史承赴而書必曰鱄設諸弑其君或衆亂無主名而稱人也而傳則公子光也故第書吳有是事而不敢濫一辭焉若書吳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光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氏鉉翁曰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郈惠之交晉則拒而不受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預曰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不書季氏伐鄆而書鄆潰猶不書鄭敗王師而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也。公穀胡傳皆謂昭公無德於鄆盡以鄆爲自潰其實非也昭公在國不聞虐於臣民况淹恤在外僅得一邑自庇豈肯復虐用其民前年左傳所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戰敗當爲此條下錯簡或往年戰敗今公如乾侯懼而潰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家氏鉉翁曰

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魯使微者共葬據左傳鄭亦使游吉往晉不能復宗諸侯矣季氏方求媚於晉而乃使微者共葬何也新君嗣位六卿爭政未知孰鄉身不能覩又恐諸卿之或反已也其不懼無禮於晉何也知晉政在家不復以國體爲恤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請召季孫又私於意如受其無咎而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則不使諸卿會葬之情顯然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公孫于齊未知罪人之安在也。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而意如先會荀躒于適歷則意如懼討要晉人以阻其納公之迹顯然矣。晉侯初立首欲以師納公而一阻於范鞅再阻於荀躒蓋方是時政在諸卿興師討賊非君所能專矣。范荀之黨季氏非獨貪賄亦自爲羽翼也。鞅語樂祁北宮喜曲護意如而曰鞅以爲難又曰二子

皆圖國者也情見乎辭其後二家卒叛晉其無

君之心非一日之積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何以不稱邾黑肱文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其不書公取何也闞成可書公也爵地而書公

取則其義姘矣何以别於取外附庸之國也國無闕也春秋於地邑皆不繫國以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闕魯地也而書取公孫於外則公取之可知矣何以知非鄰國之邑而魯取之也上無侵伐之文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非也京師者大衆之稱凡諸侯事接於天子稱京師統言之也城築則豈可漫言京師而不著其爲何地哉。孫氏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自諸侯言之則曰京師。黃氏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內矣

十有二年己未公薨于乾侯

劉氏本謂意如攝祭而不敢篡由周公忠義之

澤流入人心汪氏克寬謂不敢別立君以魯秉周禮猶懼公討議雖正非當日之情實也凡纂者利其人民土地也改立君者國政無所稟也當是時尺土一民皆歸三家而國政一稟於意如何取於纂與改立君哉且大夫而纂春秋以前蓋未嘗有改立君則霸主鄰國雖不能討必用以爲名而取賂亦季氏所不利也○季孫意如之姦蓋前此亂賊所未有也其見伐於公登臺以自保而請囚請亡所以緩公而待二家之

救也。公之始出恐國內臣民或懷義憤故稽首於叔孫。所以誑叔孫而俟國人之定也。故既定而遂背焉。齊猶有君則賂其寵臣晉政下移則結其強家所以阨公於外而使不得遂也。歲歸乘馬衣屨所以攜公之左右卒徒使狃於私惠。而漸忘公義也。晉頃公沒定公嗣位欲以師納公而范鞅巧言以誤之鞅既任其無咎復邀荀躒於中途而申固之既得躒之要領然後從躒於乾侯卑禮巽言使藉以爲辭而惑晉君之聽

焉且增飾惡言以誣公於國而播於諸侯凡傳所云挍之實無可考證後儒不察皆苛責於公幾若意如情有可恕不亦悖乎不惟奪君之國且敗君之名不惟欺一時之人且欺萬世之人故亂賊之惡有過於意如者矣而姦則未有甚焉者也